



握維洛夫作

北新書局發行

倫得安的路正走不

作夫洛維担

行發在書華新北華

「在俄國，草不按舊的長，
花不照舊的開——」

（故事）

一
陽光在室內好像用細篩似的篩着微塵。貓在窗台上用爪子在耳朵上抓着癢。馬老
婆子嘆息着在正屋裏聖母前禱告着：

「聖母呵！保護我的不走正路的兒子安得倫吧，這傻子跑去打仗去了——會打死
他的。」

頭磕到地板上，脚跟朝上翹着。落着望不清的淚珠——她的傷心的祭品。

「這青年的傻孩子是很可憐的。」

黃昏向窗子窺視着，寂靜的好像黑色紗羅一般，籠罩到土階上。貓兒在窗台上渴



228539

着臉，馬老婆子向他威嚇着：

『你招呼誰呢，（註）滾開！』

門開了，在門限上有小鈴響起來。紅小衫突入到她眼簾裏，帽子的尖頂手指似的向上兀立着，帽上嵌着五個尖的紅星。老婆子駭得躲到屋角裏。

『一招可招來了，真鬼氣！』

那可怕的人把帽子卸了，有一點像她的兒子。

『你好吧，媽媽！』

聲音，聲音很像安得倫。

『或者不認得了嗎？』

『我的天呵，安得倫！』

馬老婆子雙手抱着安得倫的項頸子，又是哭又是笑的尋找左頰上的小黑痣。

『給我，給我看一看變了相的。』

安得倫在室內來回踱着，小鈴就跟着響起來，右腳是響聲，左腳也是響聲，好像

（註）鄉村迷信，遇貓兒洗臉，以為招呼什麼東西。

帶着音樂似的。

「你這是什麼東西在亂響呢？是你帶回來的小孩子的玩藝嗎？」

「這是馬刺，馮媽！」

「哈哈，會想心發的人，真是會想心發的人，你一點錢也不積。」

一一

他的父親米哈爾由街上慌忙的往回跑着，有時放開大步走着，有時停下腳來……他聽見安得倫的小鈴就有點心怯。

「要是不認他老子了呢？現時都是這樣的。」

他開這門說了一句笑話：

「唉草鞋破的穿不住腳了。馬上快給莊稼人發皮靴穿了吧？」

老婆子裝着年青女人的氣脾對他說：

「安得倫回家了！」

「成了跛子了嗎？」

「別說這傷氣話吧！」

米哈爾沒看見臉，只看見安得倫的小衫紅得很。

「我們還等到活著見而了，來親一親吧。」

「你好吧，爸爸！」

「你好吧。」

桌子上放着安得倫的裝在皮盒裏的手槍。

「這是什麼呢？」

「火器。」

「會放嗎？」

「在十五丈遠可以打穿二寸厚的木板。」

「聽見了嗎，孩子的媽媽？」

老婆子用那姑娘似的細細的聲音說：

「你多不好！現在就問個不了。」

火壺在快活的響着，老婆子也對牠斥責道：

「你這魔鬼響着好不好呢，你響的聲音真不中聽。」

安得倫照書本子上對她說：

「你是糊塗人，媽媽，火藥是無生物。」
米哈爾拿眼睛望着老婆子。

「你明白這嗎？」

老婆子拿眼睛望着米哈爾。

「唔，唔，你這老樣子！」

三

桌上客都坐滿了。

李札爾叔叔，克里慕同他的女人，叶洛非同他的女人，王甲同他的女人，還有臉好像罌粟花一樣的普家的當兵的女人，她的奶頭好像小丘一般的凸出着，手好像白麵似的。克里慕同叶洛非很像莊稼漢：長鬍子，沒有梳的頭髮。王甲很像小孩子：稀稀的几根鬍子。他的女人也不漂亮，肚子好似橡實一般在裙子下邊鼓着，鼻子上長着雀斑。王甲沒事幹，所以時時總同女人鬧着玩，夜很長，他又不會作手藝。

馬老婆子由箱子裏取出一件藍布衫換上，頭上包着白頭巾，好像孔雀似的在室內走着；米哈爾穿的布衫也皺着包，繩子束到肚子上，也裝着時髦，鬍鬚也梳了梳。

火壺好像馬駒似的站着。由一個鼻孔裏放着蒸氣，壺蓋聲的響着。茶杯帶着碟子在擺着，賓客們都亂轟轟地談論着。

「祝你平安，安得倫。」

「請吃吧！」

「你都到過什麼城？」

「各城都到過，走了十二個省城。」

「沒有到過高加索嗎？」

「高加索不是我們的地盤，那裏是格魯精人和孟塞維克的勢力。」

馬老婆子好像在結婚的酒宴上似的款待着：

「吃糖吧，糖！」

她忍不住了，附到叶洛非女人的耳朵上說：

「帶回了三斤糖！」

叶洛非女人附到克里慕女人的耳朵上：

「三斤！」

茶杯在亂響着，賓客都在亂談着。

好。

「安得倫，老兄！你可以告訴我什麼叫農民階級？」

「別忙！烈克沙！我有一個宗教的問題。安得倫告訴我吧，神到底有沒有呢？」

「宗教不過是愚人的腦筋而已！」

話，這樣的話呵，馬老婆子把菜倒到茶杯外邊去了。這些話雖然不明白，可是很

「那麼神只是紙上寫的空話嗎？」

「當然是。」

「你的確知道嗎？」

「這都是愚民的迷信。」

停頓，停頓以後就是茫然。李禮爾歪着頭在沈思。

「我贊成你的話，安得倫！不過有點疑惑，最重要的是宗教。」

「完全不是這回事！」

王甲不敢自信的叫道：

「可是雨是誰下的呢？」

王甲的女人到他袖子上拉了一下。

「等一等，等一等！你聽別人說吧。」

克里慕帶着退懂得的神氣。

「讓我說一句吧，安得倫，李札爾你別忙；叶洛非你聽見了嗎？王甲，這裏最重要的不是下雨的問題，按科學上說，雨是電氣下的。我心裏有一個資本主義問題，很重要的問題，如果讓他隨便起來，全省的農政廳都會被他弄翻了的。」

叶洛非肘子落到桌子上。

「有妨礙嗎？」

「步步都有妨礙。」

「可惡的資本主義！」

安得倫安他們的心說：

「資本主義不可怕的，早已都把他消滅了，要不是有資產階級的話。」

馬老婆子第二次又把茶倒到外邊去了。話，這樣的話呵——安得倫轉動了一下身子——小鈴就在桌下響着，普家的營兵的女人揮着手帕——很熱。

「安得倫——老兄——布爾維塞克是什麼黨呢？」

米哈爾搶着答道：

「最滑頭的黨，你盼它了嗎？牠來收我們的糧食是多麼伶俐呵，來了一個人戴著皮帽子，就拿話來勸你。他說道：你們農民——是鐵刀，我們住在城市的人——是鏈子，我們聯盟起來！」

王甲笑得要打起滾來。

「好不錯的政策！」

李札喇喝得有點頭昏了。

「安得倫，共產我們這裏是不適宜的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米哈爾頭也喝暈了。

「我告訴你！」

「爸爸，到一邊去罷！」

米哈爾見怪起來。

「你不認我是你老子嗎？」

安得倫更高聲的：

「爸爸，別張手吧！王甲，把票父親的手拉住。」

馬老婆子到米哈爾背脊上撞了一拳。

「喝醉了，喝醉了！不知差的會丟醜的！」

克里慕帶着很懂得的神氣說：

「我們的談話間發生了一點誤會。李札爾由經濟方面涉及到共產上，比方說犁釘子及其餘的農具不能夠不種，有的在現在的情況上關於共產的話，我們不矛盾，我的話對嗎，叶洛非？」

王甲用拳頭到桌子上敲着。

「的確的，統統都對！」

米哈爾在床上急忙的說：

「李札爾，別承認安得倫的共產。」

「你，爸爸，你真是一個極可笑的人，並且你的觀點也是小資產階級的。」

米哈爾由床上跌下來。

四

普家的當兵的女人睡不着覺——心裏很難受。

安得倫的紅小衫好像火一般的在她眼前燃燒着，腳上的小鈴在她心裏撩亂着。心血在狂湧着。百無聊賴的心情只在楚痛——想。可是想什麼呢——不能說。

她是多麼樣的有情呵！

她把棉被子掀到一邊去，穿着小衫坐到床上。熱得很！心裏想，想。都曉得她那百無聊賴的心想什麼的。誰管這些呢？

隔牆小鈴在響着。越近越響，越響越近。魔鬼呵，你怎麼光撩這女人的想思的心呢？她，她還沒來得及將被子蓋起的時候——安得倫在她面前微笑起來了，只說了三個字：

「嚇了一跳嗎？安娜·史得潘諾夫娜？」

三個字——三根釘。一根釘着心，一根釘着頭，一根釘着腳和手。

她是多麼有情呵。

安得倫斜坐到床邊，她盡情的接受着他的擺佈。雄雞都叫了兩遍了，想叫他們分離——他們也聽不見。老媽子來榨牛奶來了——他們也沒看見。在被窩裏玩弄着，笑着。

「安得倫可愛的，走吧！」

「安娜可愛的，他還想再賴一會。」

「人家看見了——不大好。」

「我不怕人。」

安得倫的紅小衫全院都映紅了。茅屋頂也好像在床頂燃燒着，離垣也好像在燃燒着，白牆也好像燃燒起來了。

「小安得倫可愛的，睡到午飯時！」

「小安娜可愛的，來很很的親兩下！」

五

一天過去了，一禮拜過去了——安得倫總不敬神。

米哈爾給老婆說：

「我給他怎麼辦呢？」

「等一等，老頭子，他會學好的。」

米哈爾等了一天又一天，等了一禮拜又一禮拜——安得倫還是一樣的不敬神。

老婆子對他說：

『敬一下神吧，安得倫。』

可是他：

『別作這些事情吧，媽媽。人是由猴子生的。』

米哈爾的心火燒得沸起來。

『那書上這樣說的？』

『你，爸爸，是沒有學問的人。』

『那麼你不信神廟嗎？』

『哈哈，這是宗教的戲台而已。你願看嗎，我自己可以扮演任何種的角色。』

米哈爾喝了一口酒，壯了壯胆，走到他緊跟前。

『誰把你造出來的？』

『造化。』

『你說吧，什麼造化！』

安得倫看見米哈爾挽起袖子來，笑着。

『你別來，爸爸，我會打你的！』

「你有權打你親老子嗎？」

「母親我不能打，可是你，如果你要伸拳來打，我無條件的給你一頓。」

「你這狗彘子。」

安得倫抓住他的手。

「別胡來，爸爸，這個我們是不許的，媽媽給我根繩子，叫我把他綁起來。」

六

米哈爾在街上碰見李札爾。

「我的事情很不好，李札爾。」

「有什麼事發生了？」

「沒有神，沒有廟，父母是猴子。」

「你的兒子應當成親呢！這樣不大好。」

李札爾帶着有道理的話，親自去找安得倫去了。安得倫同普家當兵的女人坐在棚下的涼蔭裏。他玩弄着馬刺，她揮着手帕聽着安得倫的話在微笑着。

「好吧，安得倫！你在開露天大會的嗎？」

「我在談生活呢，李大叔！」

「很不錯的事。你所說的生活是什麼意思呢？」

「我很不滿意舊有的成規。沒有革命的關係。」

李札爾笑着。

「你是很聰明的人，安得倫，可是最好你還是成親，按着夫婦的路線來。」

「爲什麼這樣好些？」

「一定好些。我現在明白這樣：由夫婦的路線可以得到好多會作事的經驗。安

娜你到一邊去一會吧，我們交談一點私事。」

她想要站起身來，安得倫拉住她底手。

「別客氣！現在的女人應當參加一切的討論。」

李札爾歪着頭。

「你，安得倫，你別難爲她！」

「爲什麼難爲她？」

「你這種有害的草。難道婦女階級可以聽你這些話嗎？她是年青的女人，很難忍

得住。」

「你真是傻瓜，李大叔！」

「什麼意思，這傻瓜？」

「就是這意思，我不承認在教堂裏的形式的婚姻，我看女人是同志。」

李札爾滿臉通紅的好像由教堂出來一般。走到街上，吐了一口。米哈爾隔着小窗
子問道：

「你給我的兒子成親了嗎？」

「成了。」

七

一天過去了，一禮拜過去了——安得倫把馬也糟蹋了。

他有一匹公馬，牠也同一般的公馬一樣，蹄子在草地上踐踏着，到母馬身上聞着，翻着嘴唇。小雀子落到脊背上跳着，蠅子在肚子上咬着。公馬同一般的公馬一樣，尾巴上粘些泥草等污物。現在跑起來，地都震動了。安得倫在街上馳着馬，鬼不像鬼，哥薩克人不像哥薩克人。小雞落到腳底下，就把小雞踏死了。鵝碰到腳底，就把鵝踏死了。老鴿子隔窗望見的時候，就連忙割着十字。姑娘出了大門望見的時候，

就忘記了她是什麼的，安得倫的小衫火一般的在映着。脚一動——小鈴就響起來。帽子嵌到後腦上，——這樣的人，在鄉裏是沒有的。

婦女們的心都痛起來，動起來。

米哈爾的心痛起來——心痛他的小公馬。

「同安得倫怎麼辦呢？」

米哈爾出來到院子裏，奇怪起來。

「這是誰的馬在跑的？」

馬尾巴上結着花結，馬鬃上結着花結，馬額頭上戴着紅紙花。

「唉，狗仔子！」

想撕掉那些裝飾——安得倫到他跟前：

「爸爸，別胡來！」

「你爲什麼給馬弄這一勢呢？」

「你，爸爸，是沒有學問的人！」

想改造兒子——沒有力量，想改造自己——怕人家見笑。米哈爾坐到土階上，頭好像沙袋一般垂着，向下垂着。麻雀子在唧唧的叫着，蒼蠅在嗡嗡的叫着，公雞隨着母雞吃食高聲的勸着：

「戈……戈……戈……」

萬物都沒有人的憂愁。當小虫子在人的腳下蠕動的時候，也想到了生存。可是米哈爾的心——簡直是罐頭盛滿了開水，很心痛把馬弄成那一勢，又很心痛改變自己的性質。心痛自己的一輩子的生活，又心痛安得倫爲什麼帽子上嵌着紅星？爲什麼穿着紅小衫？人生的憂愁呵！誰也不知道怎樣的消愁，而更其不知道的是米哈爾。

九

三個最老的老頭子集會在一塊裏：賽寧、馬戈寧、包斗甘，三束鬍子好似三枝矛一般的突蹺着，在裁判着無禮的傲慢的不信神的安得倫。敲着拐杖，慢吞吞的用法官的話說着。

「你說吧，米哈爾，憑良心說吧。關於你的兒子！」
米哈爾在這些裁判者的面前，好像小孩子一樣。

「我不知道，說什麼呢？」

「你知道。」

「我什麼都不知道——我什麼也不知道。」

「不大好。」

包斗甘——主要的裁判者，右手拿起拐杖，在左腳旁劃了一個不清楚的字母。

「我們不是來辱罵的。是好意的來說一說。你的兒子回來住了半個月——作了兩口袋的孽。我們的兒子們也管不住了，姑娘們也不聽話了。不結婚就在一塊睡覺，早上起來也不敬神。那有這樣的規矩呢？」

賽寧嘆口氣答道：

「我一生沒見過這樣的。」

馬戈寧也嘆口氣說：

「我知道：土耳其人有這規矩。」

米哈爾在裁判者的面前好像小孩子似的。

「爲什麼來審我呢？我自己也不贊成這些事情的。穿着紅布衫——不問我。帽子
上戴着紅星——也不來問我，我簡直像跳蚤鑽到指甲縫裏——沒辦法。」

包斗甘燃了一下鬚子問道：

「他什麼時候走呢？」

「他想就住在這裏的。」

「這裏嗎？」

「這裏。」

三個裁判的人都不作聲了，頭都低低的垂下來。

這真是人類的憂愁啊！

山下有三棵被雷電燒焦了的樹。樹葉也不作聲了，也不快活了。樹上沒有青綠的枝葉，樹上也沒有那反射的陽光。被雷電燒焦了的三棵樹只是慘淡地在兀立着。

被這些話嚇怕了的三個裁判的人彎下腰：

「他想就住在這裏的！」

姑娘們將都同不結婚的男人睡覺，兒子們都不聽教訓了。馬鬃上和馬尾巴上也都要帶起花結來，都跑着馬給小鬼開心呢！

荆棘叢生了——誰用牠呢？

憂愁起來了——誰甘願呢？

都站起來要走——安得倫走到門口了；

『馬戈寧，等一等！』

『賽寧，等一等。』

三對眼睛望着那無禮的人。三束鬚子矛一般地刺着那不走正路的人。都沒有看見安得倫的臉，只看見他的紅布衫，大腿上的褲子鼓着兩個包，腳上帶着小鈴子，臉也不像莊稼人。出去打仗的時候，叫父母擔憂，打仗回來的時候——叫父母擔憂。最好把他打死了。

安得倫洗了臉，浸着頭髮。由箱子裏掏出鏡子照着——向上扯着鬚子。

『瘦了的人！』

手攀着樑，就好像在馬戲團裏一樣轉起來，頭忽然朝上，忽然朝下。樑幾乎就裏斷了，老頭子們都退到後邊，奇怪的望着。

『怎麼把人都這樣來糟蹋呢！』

安得倫玩夠了，笑着。

『可是你們不會！』

包汗甘把眉頭一皺。想說一句詭責的語——管家當兵的女人穿着綉花的帶着邊的

布衫進來了，圍巾上帶着穗子，裙子帶着皺褶。

『你好吧！』

安得偷握着她的手。

『請坐下吧！』

脚上的小鈴：

『京……京！』

普家的女人高興的連自己都忘了。用白手帕拭着——熱！
包斗甘睡了一口。

『安娜，難道你不害羞麼？』

『呵，羞？這有什麼？』

『有點不大好，自己的男人不在家。』

『老伯，自己的不甜。』

綁馬有鐵鏈子。

拴駒有麻繩子。

鬼入到心裏的女人們，用什麼去阻擋她？

沒有這樣的鐵鏈子。

也沒有這樣話。

老頭子們都站起來，拐杖在地下敲的響着。

快走吧，沒有什麼可等了。

雁一般的彎下腰走去了。在屋裏不作聲，在門口裏不作聲。在街上停住了。

「他想就住在這裏的！」

十

王甲的女人很溫良的。嫁男人已經六年了——從來沒有說過一句反對的話，王甲火起來叫罵的時候——她裝做沒聽見。伸手痛打她的時候——她連一句話也不說，真是好女人。

需要的是這樣的女人。

過活着，過活着——誰也不管他的閒。

忽然間……

王甲回來正是一肚子氣沒處發——他的女人陸克靈不在家，他到院裏看——沒

有。走到街上——沒有。叫狗吃了？他氣的渾身都在抖顫。坐到床上——被子發着女人的氣味，可是沒有女人。伏到枕頭上——枕頭發着女人的氣味，可是沒有女人。

「走了，小鬼！」

夜氣已經爬到窗上了，可是沒有陸克麗。母鷄已經棲宿了——沒有她。王甲真是氣壞了。有時肚子在被上亂熬着，有時翻過身來，脊背躺到被子上。

「走了，小鬼！」

走了就走了。管誰的閒呢！要不是——肚子氣，王甲也不管這閒呢。想起來到院子裏拿馬來出氣，由床上跳下來走到門口裏——碰着陸克麗。

「鬼把你引到那裏去了？」

不，這不是女人。不是那個出嫁六年的女人。就是聲音也不是女人的。不是那個從來沒有說過一句反對話的女人。

「王甲，你別來嚷我！」

地板上王甲的脚都搖幌起來了，全屋子都好似翻了一個身。把手一揮就去打她，陸克麗抓住他底手：

「王甲，你再別打我了！」

丈夫就奇怪起來。

『爲什麼不叫打你？』

『我叫你打得討厭了。我嫁你六年了——沒有聽過你一句好話。』
王甲要氣壞了。

鼻子是陸克麗的鼻子，雀斑是陸克麗的雀斑，可是真正的陸克麗自己沒有了，這不是她在他面前的。是一只貓！眼睛像貓一般的發着光。

『自大起來了，鬼東西！夜裏反正要指教她，如果她再張牙舞爪的話。弄晚飯去。』

吃過晚飯了。

『舖床去！』

床舖了。

『躺下睡覺去！』

她脊背朝着他躺下去——他到她肩上一拍。

『翻過來睡！』

她自己願意如何躺就躺着，這還不夠。

「等一等，你的腿……」

陸克麗仍把背朝着他。

「你聽見了沒有，怎麼呢？」

「我不想幹。」

王甲氣噎了，蓋着厚被子火熱起來，鼻孔呼着氣。四根鬍子好像豬鬃似的擱着。

「你病了嗎？怎麼呢？」

「你，王甲，連個時候也不知道。」

不，這不是女人，不是那出盛六年的女人。

「哈哈，你這鬼東西！」

通！一拳打到腦上。他想到：打的不痛，可是陸克麗就像貓一般地抵抗道：

「你，王甲，最好你別打我吧！」

真不錯。

都坐到床上想着。外邊的手風琴都在拉着。姑娘們都在唱着。一般都照舊的沒有變。卜史古家裏點着燈，大概在吃晚飯的。卜史古自己坐到桌子上，女人帶着圍裙站在一邊。飯後就都去睡覺。一切都照農人的風俗過着。只有王甲同陸克麗都坐在床

上，想着。他帶着笑談似的問道：

「你上那去了？」

她也帶着笑談似的答道：

「找情人去了！」

「要是爲着這，我把你的頭拔了呢？」

「拔你拔吧。」

這時就又開始了。

王甲決定來拔她的頭，陸克麗跳下床來。

「你要打架——我就離開你走。」

「你到那裏去？」

「去同我媽媽住。」

好！出了嫁的女人去同母親住。

「這是誰教你的？」

可是陸克麗好像不知道丈夫的處女一樣。

「我不愛你，王甲，因爲這個，你對於女人簡直不知道一點分寸……」

這夜就脊背對脊背睡去了。

十一

傅利孟家裏更好了。年青的媳婦把衣襟整理了一下，就好像牛從牽裏跑走了。她的當紅軍的弟兄回來了，好像抬棺材似的抬着箱子。她的丈夫傅利孟乾望着——兩手好像被一種看不見的力量束縛着。

真好！

昨天老婆在家裏，現在沒有老婆了，昨天老婆給傅利孟補褲子，現在褲子也沒人補了。

『這算什麼鬼規矩！』

丈夫傅利孟咬着牙，在室內走着。

雀子有自己的老婆，油虫也有自己的老婆，傅利孟沒有老婆，這叫什麼生活呢？滿腔的憤火燒起來，就想往執委裏跑。但那時就想起來：執委的主席，全體公舉的是安得倫。當那選舉的時候，傅利孟也舉了一只手，很有經驗走了十二個省城。

『有什麼事，傅利孟同志？』安得倫問道。

「安得倫，我同女人鬧了一點悶氣。」

「從頭至尾的說來吧。」

傅利孟從頭至尾的說了一遍，安得倫給他翻開蘇維埃的法律；

「對女人應當另眼看待，不能強迫她與之同居。也不能毆打。總之，現在的女人，是不能強迫的。」

「可是，如果我要提起訴訟呢？」

「反正你是不會佔贏的。將來裁判的是我們，而我們是本法律的。」

傅利孟看着法律——是一本很大的書。是跨越不過去的。真倒罷咧——搬起這本法律，擲到女人頭上也好——不行，兩手好像被一種看不見的力量束縛着。

兩條長腿在街上走着，它不是走一步而是走一哩，他走過了自己的房子，走過了房子那邊，自己的菜園，眼睛什麼也看不見。向那裏去呢——誰也不知道，走出了村口，坐下。

小雀子咬自己的老婆。老公雞咬自己的老婆。為什麼傅利孟不能打自己的老婆？這真是鬼規矩！能佔上風才算男人，難道不這樣就可以嗎？馬不用鞭子抽，牠會給你拉東西嗎？老婆不打——她會服從你嗎？

握着手頭，跳起來想道：

『我要打死他們的！讓他們把我下到獄裏去吧！』

十二

馬老婆子覺到將有什麼災難呢。或者有什麼不幸呢。心上整日在跳的痛着，想請告一下——也忘記了怎麼樣禱告。各樣的不信神的字，只往心裏鑽，可是找不出來一句禱告的話，他拿起白菜該切得了。想起晌午該飽得了。一切的什事只往心裏鑽，眼睛望着牆角的神像，而神像也不像了。或者是他眼睛看花了，或者是神像變了呢？唉，簡直不像了。

教室裏念經的地方也沒神父了。當安得倫做小孩子的時候，他就做了十二年的神父了，當安得倫同資本家去打仗的時候，他又當了三年神父。當安得倫打仗回來的時候就說道：

『我們不要神父了！』

馬老婆子哭着勸道：

『要！』

安得倫主張自己的：

『不要！』

賽寧和馬戈寧，包斗甘和米哈爾都勸道：

『要！』

安得倫主張自己的：

『不要！』

把神父從很大的神父的房子裏拉出來——不知流着多少淚呵，一切的老婆子們都哭了，一切的老頭子們都搖着頭。

『不會有好結果的！』

神父含着淚到教堂的更夫的房裏去了。

套上馬車，坐上神父的女人和小孩子，車尾上掛着鍋，真活像流亡的翟甘人。

『正教的耶穌教人！如果你們用不着我，我就要走了，你們自己也看見了我這家庭的情形——我要去作別的職務了。』

教堂被封鎖了，鐘也不響了。教堂的門口裏牛在臥着，鐘樓上鴿子也在整日的叫着，沒有鐘聲了，因此牠們也都咕咕的叫起來。官鎖鎖到教堂的門上——沒有人開。

馬老婆子心裏想着去把鎖開開，偷偷的入到那死寂的教堂裏。罪孽沈重的跪到神前，傷心的禱告道：

「上帝呵，寬恕我們吧，寬恕我們有罪的人吧！我們在你面前造孽了，犯罪了。別把我們擲到火上叫永久受罪吧，上帝呵，讓我們到天堂去吧！」

可是神不睬她，面容發黑了，眉頭皺着，他們面前沒有香烟，他們的頂上沒有鐘聲，他們的面前沒有一枝蠟燭在燃着。神好像強盜一般，被囚禁起來已經三個月了。

「上帝呵，寬恕我的不走正路的安得倫吧！他的手把教堂的門封鎖了，他的話把青年人教壞了，可是老年的人們都好像馬綁在樑子上一樣，這邊有八丈大的地方，那邊有八丈大的地方。四面都只有八丈大的地方，出了這八丈大的地方，一步也走不通。」

馬老婆子當懷姙安得倫的時候——愁苦，當他在懷抱的時候——愁苦，現在他自己長大了——母親又是愁苦，愁苦好似不會斬除的草一般，只在增長着。什麼河裏可以沈沒了這愁苦呢？她哭了兩天了，——沒有沈沒牠，哭了一禮拜了，——沒有沈沒牠。愁苦隨着眼淚增長着。她看着太陽——望見愁苦。她看着人——望見愁苦。一切的人生——無邊無際的愁苦呵！

「上帝阿！寬恕我們不走正路的兒子安得倫吧！」

十三

安得倫坐到執委裏——一道命令又一道命令的下着。

「於前神父宅內，從速建設一舞台，以便各種排演。嚴行徵派小木工白良果和木工王樂默興工建造，向車木金徵薄木板八塊，以作公益事業之用。」

車木金用小舌頭罵着——大舌頭則默然。白良果和王樂默也用小舌頭罵着——大舌頭則默然。

「這樣的當局！」

要是用大舌頭說——就要算作反革命。

執委的書記寫道：

「洛加喬夫村，全體農民以集體力量代紅軍士兵家族冬耕種植。」

全鎮都用小舌頭，抱怨起來了。

「這樣的當局！」

一點辦法也沒有。白良果和王樂默在神父家裏搭着舞台，斧子在大聲的響着。

神父的舊房子在呻吟着。木板發劈得響着，破壞着木隔壁。車木金運了八塊板，做公盆用。到馬厩上用轆子拉着。帽下的眼裏的憤火在燃燒着；牙咬得好像嚼砂子的一般。

一點辦法也沒有。

農人們都替紅軍士兵的家裏耕種着地，奇怪着。

『唔，這樣的規矩呵！』

規矩不好，可是都只得去耕地。誰也不願當反革命。

十四

地球翻了一個面，太陽也從西邊出來了。潘姑娘擔任了脚色回去了，就在家裏走着練習起來。

『哈哈。你別纏我吧，吳樂家！我不能受這些。』

父親望着姑娘的怪樣，把嘴一撇：

『算了吧！』

可是她裝作傻子一樣笑着。

「爸爸！你爲什麼應我呢？」

「望見你真惡心。」

「我的脚色是這樣的：我照書上演一位太太的角色。」
母親嘆了一口氣。

「多跟共產黨跑幾回——他們把你自己作成這脚色了。」
父親氣的頓着脚：

「我把你的頭拔了的，只你要弄一個大肚子回來。」

十五

一點辦法也沒有的。

王甲望着，陸克麗動着嘴脣。

「你咕嚕什麼呢？」

「想學呢！」

「唉，真鬼氣。」

十年來生活停滯在一個地方呢。二十年來停滯在一個地方呢。都想着——再過三

十年，還是停滯在一個地方呢。可是，牠竟然轉了方向了。牠回那轉去了——誰也說不上來，什麼時候轉變了——誰也說不上來。在今年呢，或者在去年。火爐在燒着，犬在吠着：一切都同從前一樣。用一只眼睛來看一下——有些地方，有些東西同過去不一樣，不過突然用手是不能捉摸的。

安得倫在執委裏想道：

「拿好意來幹事，農人是不改變的，我將來想如何作就如何作吧。寫命令吧！」書記有一個很大的墨水瓶。在舊時的官廳裏一年也寫不完這墨水，現在每日都得往裏邊裝。

十六

安得倫的伙伴——再好也沒有了。一只木腿的高不起——是窮光蛋，馬貝拉——窮光蛋，巴德拉——窮光蛋，他們滿不在乎這窮光蛋。因此，他們才稱為共產黨——他們什麼也沒有的。包斗甘的兒子怎麼也會同這些人弄到一塊了呢？他加入到青年團裏邊，青年團裏每天要開晚會，年青的男人在那裏，姑娘們也在那裏；光是姑娘們也好些，——可是出了嫁的女人們也去偷看。夜裏十點鐘的時候，王甲在街上走着。這

裏人都睡了，那裏人都睡了。總之，一切都照着農村的習慣，都睡了。只有在神父的家裏，用車木金底木板搭的舞台上，青年團男女們在那裏跳着。王甲看了一眼——陸克麗也在那裏，笑得也要打起滾來。

「哈哈！鬼東西！」

王甲真要氣壞了——睡了一口。

「你，陸克麗！你別替我造孽了！我是很和氣的人，你自己知道，如果要把我氣的受不了的時候——可就沒有好的了。」

可是她在昏暗中笑起來。

「王甲，你，算了吧！我原來去找牛去了，——看見這裏有燈的，於是就來看一看。」

「你看牛去吧。如是你給我帶一個小牛犢回來，我把你……我預先告訴你。可是她在昏暗中笑起來。」

「王甲，我也來演一次。」

王甲站到當路上，——心都氣得頂上來了。同女人怎樣辦呢？要是在街上打——她會大叫呢。

可是她走到他旁邊了。

「別生氣了。王甲，我徵求你的同意的。不叫我演——我不演。」
說女人是貓，的確對。一只爪子抓傷你，一只爪子去撫摩你。她對你那一耳朵說的話是靠得住呢？爲着這多少得教訓她一頓呢。

十七

普家當兵的女人，把自己丈夫的名字都忘記了。青春的血作起祟來——管不住自己了，跟着安得倫學些非俄國的字：文化平等。光是姑娘們也還好——出嫁了的女人們也都跟着聽。光是年青的也還可以——十年長的也翻着籬垣。叶洛非的女人能說不是好女人嗎？簡直是寶貝！叶洛非常常躺到床上——她和氣的對他說：

「起來吧，吃得飯了！」

把飯開到桌子上，又和氣的說：

「起來吧，湯要冷了！」

叶洛非真是舒服極了。想着一輩子，就是這樣的舒服過去了。有一天晚上回家時，望見煙筒裏冒着煙。叶洛非自己誇自己說：

「同我的女人真可以過光景！希望着一個人都要一個這樣的老婆。」

走到門口裏，看見安娜連上半截身子都由窗子裏伸出來。窗下站着一個青年婦人，舉海樂。呵！怎麼呢？由窗子伸着就伸着好了。伸着頭當然是有事，沒事斷不會伸着的。進到屋裏——不錯，爐子在燃着的，鍋還在掛着沒有動。劈材快着完了，定然有什麼事情發生了。

「安娜，別說了，我要吃晚飯的。」

「等一等，我顧不着。」

過一分鐘，叶洛非又說：

「劈材着完了，沒有聽見嗎？」

安娜多少把頭扭了一點。

「呵哈，我還沒有水呢。快去打點水來！」

呵，當然，有事發生了。老嫗生來還沒有說過這些話的。他把水打來，安娜拍着手。

「呵哈，屋子我還沒有打掃呢！你掃一掃吧，我來削土豆子。」

「可是你到現在作什麼了呢？」

「同宰海樂談話的。女人們開會，關於婦女部的事情，也叫我去開會的。掃地吧，叶洛非掃地吧！」

「主要的原因，還不在此。掃地本也沒有什麼，要是老婆有病或生孩子的話。主要的是當女人忙到婦女部的時候，男人們好不好去掃地弄污穢了自己的身子呢？」

叶洛非的眼都氣昏了。安娜在烟霧裏，全房子在烟霧裏。坐到凳子上——覺得凳子烙人，坐到別的地方，——烙得更狠些。他把心火硬安下去，說道：

「你想來拿我開心嗎？」

「拿你開什麼心？」

「當我火還沒上來的時候，你算了吧！」

安娜這時也不是安娜了。歪着頭，手插着腰。

「呵，我的叶洛非，我也不是牛。夜裏使你舒服，白天侍候你，我造什麼孽了，我連休息也不知道呢？」

叶洛非聽了，腿好像打胸寒似的在抖顫着。

「這就是婦女部呵！一只母螺旋釘脫去了，現在一切都解體了。」

十八

地球翻了一個面，太陽也從西邊出來了。老頭子養寧到臨終的時候了——無處行懺悔禮。康拉季分娩了——無人來行洗禮。真是好規矩呵！她從前生了十三個孩子了，都沒有作過這些難。

她的丈夫氣忿忿的罵着列寧，罵着安得倫，罵着共產團。

『都想出這些好東西！』

向木棚裏看了一眼——放着很大的一口鍋。簡直可以裝下一個村鎮。

『難道要到別的村裏去請神父嗎？他給我多少錢呢？還得被馬來回接送他。我自己來行洗禮吧。』

把爐子生着，打了些水。

『好了，只要死不了，反正會長大的。』

女人坐在床上，奇怪起來。

『你做什麼呢？』

『我想給小孩子行洗禮的。』

眼困難
我行的洗禮

『別胡扯了。我不叫你來糟蹋孩子！最好不叫你洗禮吧。』
他忙快的罵道：

『你別再給我生了吧！到一百歲也要叫我，你叫我作難到別村被馬請神父不是笑話嗎？』

『我想不是我一個人要生的。你自己天天夜裏纏我。』

『別說了！』

『你只知道自已快活，只管你自己……』

他皺着眉頭。

『你別惹我氣動吧。你知道，我是有火性的人。當我火起來的時候，最好別作聲吧！』

『多謝你。我忍受了十三年了。』

他是很有火性的人。他站到她旁邊想着。誰知道怎麼辦呢。很很的給她一下，若是打的不是地方，打壞了她，又要打麻煩。送到醫院——二十里地，從醫院接回來——又是二十里。我們說：自由可是自由，難道可以給女人嗎？

十九

老頭子賽寧好似木頭柱子似的躺到床上。閉着眼睛——黑暗。睜開眼睛——又是黑暗。已經是三個月沒有聽見鐘聲了。自己的罪孽也沒有人替他解除。含着淚請求家人到別村去請神父——沒人去，老病的人是無用了。

上帝呵！別搜求人的弱點吧。這不是老病的賽寧在你座前造罪了，你自己也看見的，地球都翻了身了。在很遠的很大的城裏產生了共產團。於是，小城裏，曠野裏，森林裏，山谷裏，都佈滿了共產團。共產團來到洛加喬夫村裏，全村裏一切都弄亂了。父親嚷着，兒子叫着。男人嚷着，女人嚇着。聽不見的，只有老年人的聲音。

賽寧好像木頭柱子一般的躺到床上，憑着良心數着自己的罪孽。

「上帝呵，這都是我的有意無意，或言或行的罪孽呵。一切都在你面前的！賣了兩匹不中用的馬——我沒有告訴買主。殺了有病的牛——沒有告訴買主。鬼迷心了，我用假錢票捐佈施——又是鬼迷心了。同別的女人睡過兩回覺。不久，就在那共產團裏邊呵。上帝！在那裏都說到：

「不算罪孽！」

自己的老婆早已去世了，可是我的心血，還不斷的作祟。鬼由一只耳朵進去，由另一隻耳朵出來。

『不算罪孽！』

上帝呵，別送我永久去受罪罷。不是我自己造孽了，都是魔鬼招我引誘壞了。賽寧好似木頭柱子一般躺在床上，右眼流着淚，左眼閉着。他想睜開牠，可是睜不開。想抬一抬手，可是也抬不起來。白鴿在床上飛着，——這一定是由天上派來的天使。惡鬼站到房角裏，長着牛角眼睛，好像煤似的閃着黑光。敲着蹄子，用那狗一般的尾巴，驅逐着鴿子。

白鴿子揚着翅膀的時候——呼吸輕快些。惡鬼喘着地獄的火燄的時候——他就不來氣了！白鴿子用那溫和的聲音說：

『我的靈魂！』

惡鬼用那可怕的聲音說：

『我的靈魂！』

來了一個老婆子，帶着拐杖。她照賽寧手上打了一下，手就失了知覺了。照腿上也打了一下，腿就失了知覺了。用拐杖到左脅上打了一下——別了人間呵。一切教

鐘聲都響起來，山都高高的聳立着，密林也都長起來。屋裏關門的聲音，——他聽不見。什麼也聽不見。什麼也看不見。只有地獄的惡鬼的眼睛在閃着光。

『我的靈魂！』

白鴿子帶着這條老靈魂，造了不少罪孽的靈魂——也成了雪白的了，老頭子賽寧的嘴唇微笑着，那不可形容的愉快連微笑，也就這樣的留到死了的嘴唇上。

上帝寬恕了。

二十

姑娘們和女人們都唱着歌，不覺得憂愁。或者她們的眼睛是另一樣的——只看見快活的，或者完全沒有這樣的憂愁，可以使她們不唱。馬克辛遵照執委的命令，出了四十普特的糧食，想着洛加喬夫村要隨着物主暗淡下去了。

沒有。

戴力風遵照執委的命令，出了五十普特的糧食，想道：洛加喬夫村要隨着物主與亡了。

沒有。

把魯克夫弄到幽禁室裏去了，想道：太陽一定不會發光了，可是太陽依舊的在照耀着，風也依舊的在刮着；雨也依舊的下着。夜裏繁星也在閃爍着，明月也好像更夫一般，在田野上、在森林上、在遠村近莊上巡行着。一點也沒有變更。姑娘不願回家去，女人不願回家去。女人跟着別人的男人，男人去跟別人的女人們。自家園子裏蘋果好，別人園子裏更好些。胡同裏的小徑上留着兩行脚印。籬垣上翻着兩個人影。籬垣下的草地上留着一個脊背的印痕。姑娘的印痕，女人的印痕，青年男子的印痕。

二點辦法也沒有的。

莫斯科——城，加桑——城，沙麻拉——城，洛加喬夫——村，胡烏亞洛——村，在莫斯科，聽到抱怨，在加桑聽到抱怨，在洛加喬夫鍋滾了。

當心吧，安得倫的共產團！

這還不夠呢！

百千只脚，將要踐踏你。

這也還不夠呢！

用火活燻你，把繫在馬尾上順着田野，順着山，順着谷拉你。

當心吧，安得倫的共產團！

作公益事業用的車木金的八塊板記着你的，照執委命令出那九十普特的糧食也記着你的，鐘樓上的大鐘小鐘都響了，驚駭的鴿子被鐘聲驚飛了，昏迷了的小雀子都四散了。被安得倫掛上的鎖也被摘去了，被安得倫封了的教堂的門也啓封了。發黑了的神像的臉都歡喜着。神父穿起復活節的僧袍，助祭的人也穿着祭服。神父提着燃的香爐，用那好久沒有聽見的聲音念道：

「永久的上帝！」

洛加喬夫村同助祭的一起：

「亞門！」

於是，依然如舊了。

神父家裏的戲台也拆去了。使用了車木金的木板都歸還了。都把所過去的忘記了。

「在那一年呢？」

洛加喬夫好像鍋滾了。鏢刀斧子都磨起來，準備砍安得倫的共產團。

「死亡啊！」

可是姑娘和女人們，都在給共產團繞着紅旗。

一點也不明白。

執委的人由城裏弄些紅緞子回來，普家的當兵的女人做了主要的裁縫人。怕她的老婆婆礙事，把飯弄到牆角裏坐着。桌子上放着縫衣的機器，紅緞子好似桌布一樣的展開來。姑娘呼喚着，對女人耳語着。共產團儼然像準備嫁姑娘一樣。縫衣機響着，剪子聲響着，姑娘們往紅緞子上縫着藍綢子字。

有的進來了，有的出去了。過什麼節氣呢？馬則拉，巴得拉，安得倫的好顧問——一只木腿的高不起都在這裏。他左手捻着鬍子，右手摸着木腿。真是一個活人！也想叫年青的女人看上他，因此左衣袋裏，裝着骨頭梳子，頭髮時常梳得很齊整。真正的人是全在乎頭，腿可以不看的，從前也有好腿的——當爲着窮人，在前線打仗的時候，被資本家的手溜彈炸斷了，蘇維埃的工廠裏，給他做了一只木腿，染成黑的，爲着耐久起見，下面，還用鐵包了包。

沒有什麼。

真正的人全在乎頭。

姑娘們往紅緞子上縫着藍綢子字，五個人的聲音一齊唱道：

「別憐我吧，媽媽！」

現在自由在俺家！

想睡就睡，起便起，

夜裏跟着伊凡宿！

一旦伊凡傲且驕。

如意郎兒重新找！」

這樣的規矩呵！

一一一

王甲尋找陸克麗——找不着，康拉季的男人尋找康拉季——找不着。

叶洛非挨門問道：

「沒有看見我的女人嗎？」

三個男子，好像打獵的人跟着兔子踪跡一般在追尋着，怒火一股一股的只往頭上冒。不是想打倒共產團，就是想打死什麼人。難道這樣可以過嗎？執委拿命令來難爲人，而這裏女人們，都好像瘋了一般，糧食羊毛都被徵收去了，而家裏又是一團糟，

掃帚擲到門限下——無人拿。洗臉水池無人倒，靴子無人送。

「唉，這樣不痛打一頓，怎能行呢！」

三個女人好像三個姑娘一般，緊緊的圍繞在普家當兵的女人跟前，好像他們沒有小孩子，從來也沒有男人一般。家業忘了，牲口忘了，一切家裏的東西都用不着了。

糟糕還不在此。

糟糕的是——好像他們從來沒看過男人。她們都談着安得倫，談着高不起，談着藍網子字的紅旗，關於自己的丈夫，却是一字不提，安得倫好，高不起好，紅緞子旗好——自己的丈夫——一文不值。

陸克麗也就是如此談着王甲；

「阿，莊稼漢！」

康拉季關於自己的男人更壞些。

「我的木偶，天天夜裏同我打架，不給我安身。如果我要嫁給別人的話，難道這也會糟蹋成這樣嗎？」

女人和姑娘們都笑起來。

「應當對他們實行罷工！」

安得倫坐在執委裏——一道命令又一道命令的下着。執委的裏邊滿貼着紙條，不準吸煙，不準吐痰，不準漫罵。土地法，糧食法，婦女法。運輸捐，食糧捐。省給養委員會，區給養委員會。一切都得從速切實辦理。有列寧的簽字，加里寧的簽字，還有安得倫的狗尾巴巴似的簽字。列寧同安得倫簽字倒還沒有什麼，安娜也都簽起字來了！普家當兵的女人，安娜！她也竟在那裏作起婦女部的主任來了。安得倫的公事桌上掛着旗子，安娜公事桌上掛着旗子，旗子都是紅的，帶着金色纓子。安得倫的旗子上寫着——『……』安娜的旗子上面是『婦女同志們。』

正庭裏掛着聖像，在舊時已經掛了四十年了，安得倫吩咐道：

『取下來，人民無知的迷信！』

一點辦法也沒有的。

由城裏帶回來一張白鬍子老頭的像說：

『這個是卡爾馬克思，我們把首位讓給他。』

給洛加雷夫的小木工白良果下令道：

從速製定紅色鏡框一架。

把馬克斯的像懸掛到從前掛聖像的地方，旁邊還有一個像——列寧。安娜給婦女部下命令道：姑娘們租出了嫁的女人們，用松枝和綾條結二個花園，環繞到二個像片上。

包斗甘想了好久。跑來一看，果然不錯。白鬍子老頭的像在掛着，頭髮也像神父一般，旁邊還有一個。並且還有松枝結成的花園，紅綾條，兩幅帶着金色纓子的旗子，就只缺兩盞燈。

包斗甘愁眉不展的看了一眼，唾了一口就走了。到街上碰着米哈爾搖着頭：

「我到你兒子的小禮拜堂去了。很好——再好也沒有了。弄來些新聖像。可是米哈爾好像小孩子似的。」

「沒有我的意志！我一點辦法也沒有。」

這是誰的意志呢？沒有米哈爾的，沒有包斗甘的，全洛加雷夫村都衆口一詞的說：

「不問我們都作起來了！」

馬老漢子想用母愛的話，去勸醒那不走正路的兒子，笑得偷笑道：

「媽媽，你別灰心吧！老年人很是明白的，我愛你，我不見怪你，可是我要接著我的作。」

「孩子，你作的不好，人民都不滿意。」

「人民很黑暗，因此不滿意。」

米哈爾見怪起來。

「可是你是什麼的呢？是光明的嗎？」

安得倫不想答理的道：

「你，爸爸，是沒有學問的人。」

米哈爾不抬頭的好久在坐着，咬着牙，當心裏沸騰的時候，就站了起來。用那燒着似的眼，到這農民的老房子裏環顧了一下——突然間他兩腿好像埋在地下似的，這裏聖母的左邊，也掛着馬克思像。到處都掛起來了，狗仔子，馬上滿屋子都掛着外國人的像片了。

這不是馬克思，錯了。

不過是他心裏的火上來了。

米哈爾拿起織東西的大鈎針，就挖起那蒼白頭髮的，長着大鬍子的，老頭子的眼

睛來。他不能反省起來，也無力去止住自己了。想把全腦都挖了牠。

『唉哈，鬼東西，把我的意志都奪去了。……』

馬老婆子。拉住米哈爾的衣襟，帶着淚勸道：

『行行好吧，別作孽吧！』

米哈爾，就打算挖起老婆的眼睛來。

『走開！』

『行好，別作孽吧！』

米哈爾把左手一揮，老婆子就好像陀螺一般在屋裏轉了一個圈，太陽穴碰到板壁上，兩手伸開，好像母雞似的躺着。一道血好似小溪一般，在臉上流着，染紅了嘴邊的皺紋。米哈爾望着她——不見起來。她罵他一句也好些：『唉哈，你這不知羞的無良心的人！』

可是她連呻吟都不呻吟了！

把米哈爾駭住了。

腳手都顫起來——不知道怎麼辦。在牆上——被挖了眼睛的馬克思，在地下——

老婆子嘴邊流着一道血，米哈爾坐到旁邊，拉着她手，溫和的勸道：

「老婆子，你怎麼呢？」

想着，——把她的命送了，可是上帝憐憫了那駭壞了的人；老婆子喘了一口氣，聽着他的話，說道：

「唉哈，你，不知羞的，無良心的人！」
米哈爾這時輕快了一節。

一一一

街上謠言四起了；在哥薩克那裏的將軍起來了，在西伯利亞的將軍起來了，將軍們率領着無數的軍隊來解放農民。共產黨拿過誰的糧食——要歸還。拉過誰的馬——要歸還。一切都要歸還。在哥薩克那裏起來的將軍直然說：

「老頭子們，你們不要疑惑。你們要幫助我——我即刻辦到了。省糧食委員會——死滅牠，區糧食委員會——死滅牠。布爾什維克割像者——拋到爐子裏去。」

在西伯利亞起來的將軍們直然說：

「買糧食——出錢，買馬料——出錢，誰要買東西不出錢——監禁四個月。」
包斗甘躺在床上已經五天了，脊背都得風痰了。一聽到關於將軍的話——當時就

鬆了一節。出來到街上，鬚子也梳了，好像過節氣一般。

「應當準備打倒共產國。」

戴力風低語說：

「打倒牠。」

馬克辛低語說：

「搗毀牠！」

八塊木板好似八根釘子一般。在車木金的心裏亂刺着。不給他一點安生，把他弄得寢不成寐，食難下咽。車木金心痛起他的家業，挺身跳起來，而將軍們就現到他跟前了：如同在畫上一般的站着，將軍的書記帶着紙。

「你是車木金嗎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拿了你八塊薄木板嗎？」

「拿了我的。」

「你簽字吧！」

總在心痛着八塊板。車木金爲着家業簡直心痛壞了——想不心痛也不行，由這街

上跑到那街上，低聲說：

「一萬二千哥薩克……土地……不在黨的不遭害。……」

三四

安得倫好像石頭一般不動的坐到執委裏。皺着眉頭，頸項也好像彈機一般。他看見的不是帶着蓬亂鬚子的農人，而是黑暗的農人生活。安娜連口也不張的在沉思着。二只木腿的高不起給安得倫報告着：

「農人都等待着將軍，都想要你的頭的。生什麼辦法呢？」

安得倫不作聲。只張着鼻空，好像上高山似的，氣憤憤的將主任的紅鋼筆的筆尖也拆壞了，把筆桿也一折兩截，斷鋼筆落到腳跟前。

「蠢東西！」

他好久的站到窗子跟前，望着那熟識的洛加喬夫村的街道。女人帶着小孩走着，豬在門口亂臥着，沉重的草屋頂把房子壓得低低的彎着，泥濘糞土貧窮。一切的生活——就是泥濘糞土貧窮。父親阻礙着，母親阻礙着，每一座小茅屋都潛隱着黑暗的農人的惡意。不憐憫不是，憐憫着也不是。應當前進：反對父母，反對朋友和同志。反

對一切的生活前進，思想在安得倫的腦子裏燃燒着，太陽穴在痛着。

『蠢東西！』

向高不起望了一眼，眼裏發着火。

『要是誰擋我的路，我要打倒他，殺他們的頭——也在所不惜。我知道怎麼辦！鬥爭，就是鬥爭……』

二五

呵，就這樣鬥爭起來了。

包斗甘躺到爐煖上——渾身軟弱下去了。這面是將軍，那面是將軍。兩個將軍由兩面都起來了，說道：

『你聽着吧，包斗甘，買糧食出錢，買草料出錢，公買公賣。你願意嗎？』

聽到錢，老傢伙心裏當時就快活起來。好像黃鼠狼由穴裏望着一般，可是在門口裏——就是死。

『懺悔吧，老傢伙，安得倫給你下命令來了。……』

一只眼發黑了，一只眼花了。在街上就起了吶喊，混亂，喧嘩。洛加喬夫村的泉

人都起來了。

兒媳婦由院子裏跑回去。一直跑到暖爐跟前。

「伯伯，共產黨在倉裏裝糧食的！」

哈哈，你呵，百年橡樹似的農人的力量呵！

哈哈，你呵，用血汗換來的糧食啊！

包斗甘鷹一般的由暖爐上飛下來，七十四歲的老頭子，簡直變成了一個年青的人，脊背伸直起來了，鼻孔好似年青人一般的出氣。亂蓬着頭髮跑了出去，望見一把斧子。

「唔，你呵，抖起精神吧，農人的力量！」

抓起斧子——鬥爭吧——這面是將軍，那面是將軍，買糧食出錢，買草料出錢。

包斗甘望見安得倫的嵌着紅星的帽子，——覺得脚下的地，都起了赤紅的火燄了。農人的茅屋都在他眼裏亂舞着，銅喇叭在他耳孔亂響着，躍到安得倫跟前揮起快利的斧子。

「打！」

叫喊了一聲，就坐下去了。

安得倫望着自己，將要翻翻塗塗死到他的斧子底下，就氣憤起來，退了兩步由手槍匣裏掏出手槍來。

『我要開槍的！』

鐵又在旁邊閃着光，人羣都喊着。

『打！』

鬥爭，就這樣鬥爭起來了。

安得倫本不想打農人，向空中發了一槍，可是子彈——這不是牠嗎？包斗甘坐到門限上，手指在地上亂抓着。安得倫的子彈，好像針一般的入到左脅裏。

農人都好像脫了羈絆的野馬一般，在滿街上亂跑着，眼裏冒着火，地都震動了，哥薩克的將軍起來了，西伯利亞的將軍起來了，買糧食出錢，買草料出錢。

『打！』

哈哈，你啊，百年橡樹的農人的力量啊！

哈哈，你啊，用血汗換來的糧食啊！

達拉史把鐵鋤一揮——沒有砍中。敲着紅星的安得倫的頭閃了一下，達拉史的背嘖嘖然一聲，兩手伸開，好像一個十字架似的就躺到路上了。安得倫的子彈好像蠅子

咬的一般，中到他的頭顱上。

鬥爭，就這樣鬥爭起來了。

都在洛加喬夫村的大街上，追趕着一只木腿的高不起，好像五十條狗追趕着一只狼一般。高不起看着，將要死到這些農人的手裏，跑到安得倫父親的院子裏，米哈爾眼急手快的將屋門插起來。高不起駭得要死的擡着插起了的門——沒有救星，往屋頂上爬——那一截木腿脫掉了。

死亡啊！

十個極強壯的男人的高不起撲上去。二十只手撕着高不起的身子，二十只腳踏着高不起的身子，壓到下邊的戮力黑，也隨着高不起被亂腳踏死了。

鬥爭，就這樣的鬥爭起來了。

車木金帶着鐵叉，跑到執委去。

「打！」

又將馬克思像叉到鐵叉上，彷彿叉麥細似的挑走了，到街上摔到地下去——跳舞吧，洛加喬夫村跳起那未曾見過的跳舞，嘯着，叫着，翻着筋斗。

把安娜的旗子撕成兩半了，把安得倫的旗子也撕成兩半了，兩半再撕成兩半，再

撕成兩半，終於撕成布條了。

「這不是！」

鬥爭，就這樣鬥爭起來了。

將土地法，糧食法，婦女法，都由牆上撕下去。

「用腳踏吧！」

買糧食出錢，買草料出錢。

「到區糧食委員會去！」

到街上抓住了馬貝拉。

「認罪吧！」

看見安娜的茅屋。

「放火燒！」

看見安得倫的茅屋。

「放火燒！」

發火的兩座茅屋，在村的兩端遙相輝映着，紅舌頭由茅屋的黑頭頂上伸出來。紅
 燄好似頭髮一般的在屋頂樹起來，火星淚般的揮洒着，米哈爾提着空桶飛奔着，馬老

婆子抱着安得倫的箱子在周圍亂跑着，沒有人去給他往外搬東西，沒有人去安啣筒救火，馬由院子裏跑出來，馬尾巴上還結着紅布條，噴着鼻子，在街上跑着。一只黑母雞由大門跑出來伸着項頸，撲着翅膀。

「死亡呵！」

風捲起那頭髮一般的紅簾，把火花掄到四面八方去——就燒開了。茅屋到處都燃燒起來，都用斧子砍着木牆，窗上的玻璃都炸得亂響着。脫了蓋的箱子，像木槽般的都拋到街上去。破了的神像，小桶，大桶，皮襖，板凳，床，鍋，馬套和鋤，都從小窗子裏擲出來。

「火災呵！」

都拉着救火的啣筒和沒有用過的水管子都響着。女人們都忙亂着，狗都在亂跑着，馬在叫着。喧嚷，呻吟，混亂，叫罵。

鬥爭，就這樣鬥爭起來了。

二六

風落了，火息了。吸出的水，都流到河裏去了。黑夜裏月亮出來，孤零零的由橋

雲裏望着荒野，望着遠村與近莊。兀立着燒焦的煙筒，低聲的哀訴着送到耳鼓裏了。
一片焦土。

這本是馬馬義（註）從這裏過去了——是帶着尖銳的鐵叉和利快的斧子的農人軍。悲慘淒涼。

黑夜裏，安得倫站到他父親的被火燒成一片焦土的房子跟前，兩手緊緊的抱着裹着傷的頭。艱難的遼遠的道路橫在他面前——前程真是艱難呵。農人的悲慘，使他窒息着，滿懷的憐憫與酸淚。不憐憫着不是，艱難的道路在前邊招呼着，跨過這低聲的哀訴，跨過這燒焦的煙筒，跨過這農人的黑暗的悲慘，前進呵！

裹着傷的安得倫的頭低低的垂下來了，太陽穴錐子刺的一般疼痛着。
不憐憫着不是，憐憫着不是。

（完）

（註）馬馬義（Mama）——十四世紀下半期薩韃遊牧民族的軍事領袖，出兵攻

德米特××基一三八〇年將古力戈夫焚毀一空。

捏維洛夫 (Кичневский 1886—1922) 他的真姓是史可別列夫 (Скоблев) 生於沙馬拉地方，是一個農家的兒子。一九〇五年師範學校第二級卒業後，即做小學教師，內戰時曾任沙馬拉革命軍事委員會機關報赤衛軍編輯。一九二〇——二一年大飢荒的時候，同飢民逃到塔什干去。一九二二年到莫斯科，加入文學團體『鍛冶爐』，同年冬天就患心臟癱瘓病去世了。

他的創作主要的是寫十月革命後，農村生活所起的激變，農村的分化，舊生活制度的崩潰及新人物的產生。不走正路的安得倫，就是這種新典型極好的例子。

魯迅先生，在給不走正路的安得倫的本子寫的小引裏，引正蘇聯初學叢書原本的短序中，有一段話說：

『……捏維洛夫在不走正路安得倫這部小說裏，號召着毀滅全部的舊式的農民生活，不管要受到多麼大的痛苦和犧牲。』

『這篇小說所講的時代，正是蘇維埃共和國結果了白黨而開始和平建設的時候，那幾年恰好是黑暗的舊式農村，第一次開始改造。安得倫是個不妥協的激烈的戰士，爲着新生活而奮鬥，他的工作環境，是很艱難的。這樣和富農鬥爭，和農村的黑暗愚昧鬥爭——需要細密的心計，謹慎和透澈。稍微一點不正確的步驟，就可以鬧亂子。

的。對於革命很忠實的安得倫，沒有估計這種複雜的環境。他艱難困苦建設起來的東西，就這樣的坍台了，但是野獸似的富農，雖然殺死了他的朋友，燒掉了他的房屋，然而終不能夠動搖他堅決意志和革命的熱忱。受傷了的安得倫決心向前走去，走上艱難的道路，去實行社會主義的改造農村。

「現在，我們的國家，勝利的建設着社會主義，而要在整個區域的集體農場的基礎之上，來消滅富農階級。因此，不走正路的安得倫裏面，說的那麼真實，那末清楚的農村裏的革命的初步，現在回憶一下，也是很有益處的。」（魯迅全集卷七頁八二三——八二三。）

不走正路的安得倫，在蘇聯有數種單本，本篇是根據他的全集譯出的。

不走正路的安全

原著者

穆 維 洛 夫

翻譯者

曹 靖 華

發行者

華北新華書店

民國三十七年七月出版

47

E70123

50123